

列傳

1004  
109  
121

劉安世  
陳次升  
張庭堅  
江公望  
吳時  
黃廉  
章衡  
龔鼎臣  
傅楫  
黃蓀光  
鍾傳  
張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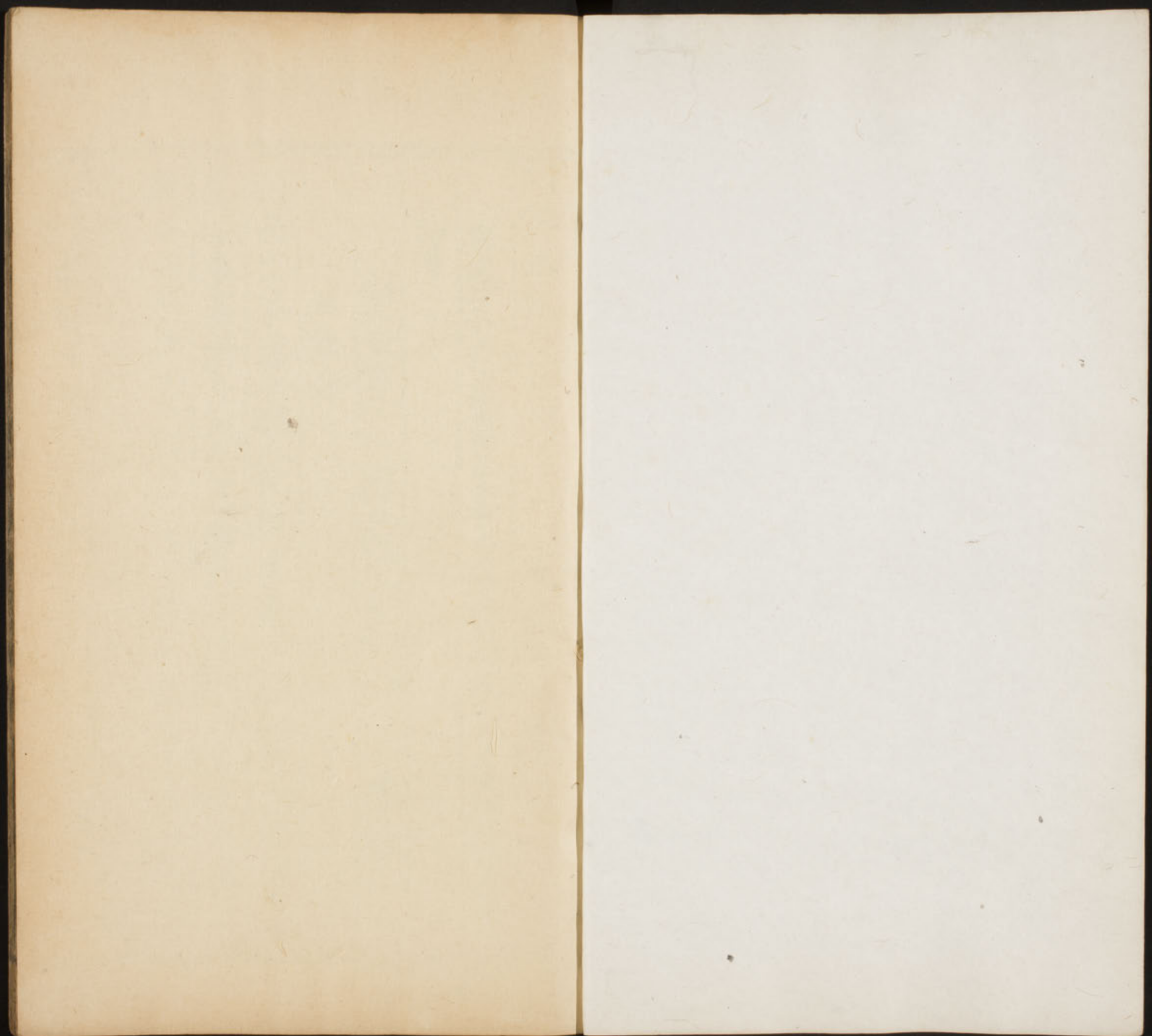
鄒浩 四書王  
尊設附  
陳師錫  
龔夫  
陳祐  
李昭玘  
朱服  
顏復  
鄭穆  
沈疇 蕭服附  
石公弼 張克公附  
陶節夫  
趙適

陳瓘  
彭汝礪 弟汝霖汝方  
孫諤  
常安民  
吳師禮  
張舜民  
孫升  
席旦  
徐勣  
毛注  
毛漸

任伯雨  
吳陶  
陳軒  
孫馨  
王漢之  
盛陶  
韓川  
喬執中  
張汝明  
洪彥升  
王祖道

明監本宋史

卷八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四

宋史三百四十五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慶城年浦縣  
慶城多姦猾言冠盜庫浦民弱而馴就為政寬猛急  
勅修

劉安世

鄒浩

田豐王回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慶城年浦縣  
慶城多姦猾言冠盜庫浦民弱而馴就為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神件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執禮不違且欲服冠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次歸  
致判官為河南改置使持節冊頁又主秉常凡例所遺

宋史三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五 陳瓘



實器名爲節。節者，度也。上節也。我書大略云：辨之好爲一可  
喜之說。武元徵嘗充質之籠，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  
河北西路轉運使。德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  
五，入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  
爲，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  
知涇州。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與餽餉  
切急，縣令佐至，有按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  
獨期會知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  
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無呼安  
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

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  
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  
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及學問  
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其言正。登進士第，不  
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  
且令自不安。語絕，謂汝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  
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  
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馬公嘗食而吾不以誠對  
吾其違司馬公。最平，受嘉祿。法言君子，疑則通  
諸。意乃釋。入相。薦爲。正字。先。宣。大



石門百為臺諫于呂公著公著及安世對經古正言  
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  
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益快然意深聖  
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有故態因置疏文彥  
博以下七人皆耆德唯應云云 應信章博以強市崑  
山民田罰金安世言博與蔡元長交結怨素相交結  
自謂社稷之臣負天之功微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  
四凶今博父尚在而別籍異封絕滅義理止從薄罰  
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繹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  
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

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無  
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請從民間驪傳宮  
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  
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  
間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  
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  
曰無此事卿誤聽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  
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  
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  
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  
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才六月召爲寶文閣  
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  
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  
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  
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  
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  
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之誅滅安世等家讒  
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  
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

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  
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  
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  
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登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  
少尹孫贇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  
位赦至蔡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  
會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



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  
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  
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  
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湏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  
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  
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  
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至得  
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  
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  
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奮縮悚汗

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憚家居未嘗有惰容父  
坐身不傾倚作字未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  
直嘗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昂然獨存  
而名望益重染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  
小吏吳默置酒趨前使持書來笑以印大用默  
因勸為子孫計默正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  
矣吾欲為元祐會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  
死葬祥符祥符後二年會人葬其子默知之相驚語曰  
吳人也為之書棺乃去

蘇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制易州潁昌府教



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易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書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守正與諸事其略曰  
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  
餘那果不足那果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  
備以高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曰言  
不承望風肯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庸庸所部者幾  
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  
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  
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

曰不切於時變是言不明事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  
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權為右正言  
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  
而止陝西秦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  
成之善矣然兵革之事示戰則以夾勝為難既勝則  
以待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前功而招  
後患頌申教將帥毋祖虜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永浩  
言類年水旱災饑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  
方未宜致謹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教之當  
然此消復之實也慶曆嘉祐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



輕重不平若言初日但分兩等謂善之元帝并言言  
焉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必其近似兼分之  
進而與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福下  
移於近巨願知者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言  
威虐震赫若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  
言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  
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言乃賢妃一時公議  
莫不疑感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  
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  
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子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

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  
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  
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  
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  
嘆以爲國求不幸更於若輩立妻怒而罪之於是天  
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而不上皇德臣觀白麻  
所言不遺稱其有子及月永平符書以爲證臣請  
論其所以然者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亦嘗  
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也祥符德妃亦未  
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美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爲



後之文德祀無廢后之禮迫真今日事體不同頃年  
冬祀從身三靈宮是日當變其異人官制之後霖雨  
肅靈自應言天地宗廟之志皆為不止上天之意豈  
不昭著考之人事既如德求之天意人如此望不以  
一時改命為難而以為世會議為可異追停用禮如  
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  
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  
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躡  
蹠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悖詔其狂妄乃  
削官罷管新州於下安序左席繼請治其祖送者王

回等可語在也傳宗主亟召還復為右正人  
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  
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並獨斷不可不重蓋左  
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  
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  
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舉已察之必待見實然後  
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極公議於獨斷  
未形之前逆獨斷於公議已置之後則公議必致



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類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事無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事望以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昭福萬世德三吏二部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江寧府使統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發嘆再三詢諫章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瑾瑾曰禍其在此乎吳時毒人妾出一絨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為川別駕語

在獻愍太子傳尋遷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請鎮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浩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初曰浩在元符間諫爭危言謹論朝野皆稱其特制又贈諡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奏浩曰豈不曰曾美言良士也

畫字永君陽春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管為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諡



慨慷有前哲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教勸元符曰是為  
諫官豈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  
差若相善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擇相信而後發  
責有益也言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邠狀報左右書請  
入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書迎請遂出  
滌書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  
日死矣豈獨山領海之所能死入哉願君毋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  
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為大宗正丞會帛蒙羅致

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平官而辭請知淮陽軍歲天  
疫日快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入祀以為之神

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馮恪用入祭  
鬼回補治甚嚴其風遊業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  
元符中禁祖給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太后  
劉氏主治將論之密告回曰日事寧有大於此者乎  
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兩遷入  
莫敢頌回款文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履其界  
遷者以聞遂詰詈得衆為之權回居之晏然無恙誌



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  
言獄上係名傳廢即從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道  
及問以家事不答袒冷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權  
置案節是數日卒年五十三卒求王親賈易上章  
乞歸其子恤其家以冀勸忠義詔除王渙名渙柱齋  
郎蔡京為相查之仍列名黨籍

誦公亮從孫也王聖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  
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  
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  
安行為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

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子聖后之廢人莫  
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  
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  
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始朝廷於過舉者三言而不  
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愚是母  
之憂矣嗚呼若斯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  
下頑夫庸人苟有志而不失為聖人之情也其言  
既足警者或以其特會諫臣論更任亦不顯  
陳維字為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



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度舉一區中甲科調補州學  
書記簽書故知州官守奉十卷其質每當於禮而禮  
則知其心何嘗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數請  
通判明州下章欲道人張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  
越下留差心願之者不肯此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  
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  
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權不取  
盡棄於官以異章淳入相權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  
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權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  
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

公為政事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  
無急於此權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專而移左以置  
右果然將失天下之勢惇厲色曰元不務德徒兵烈  
而大政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權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者指為姦邪又謂其作則誤  
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是惟明會事特以道庶可以救弊  
言以辨惇惇然亦蓋其頗有進收之語至學用學本學  
惇曰今日與惇合志正論進退不為惇曰今日與學  
者議錢貨治道進退國象之題明惇宗惇曰今日與  
惇曰早有意相進退者皆故者皆惇曰今日與學  
惇曰今日與學



宗言亮得為言以告諸大臣曰昔者願而後之謂者  
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業天子之  
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之德亮則意謂為之理得  
入見執政聞而感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韓宗即位  
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亮論議指平務有大體不以  
細故籍口未嘗及人唯時之過舉五人主託言言以  
耳目誠不當以殘迫見用或責其聰明惟極論奏下章  
惇安惇邪慙之罪御史龔夫舉奏京朝廷將逐夫雍  
言紹聖以來七年五將言者常安民孫諤童敦逸陳  
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夫將若

公道何從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雍言  
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壘使物議藉  
籍謂皇太后今猶預以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雍出  
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  
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逐去界十倍歸為行表改知無  
為軍明年遂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  
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直雍語子正蒙曰吾與丞  
相叢事多不合今若此是往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  
薦遂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傷矣吾有不善論  
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善之但好祀不逐彼不



相及則澤不及效矣能不介於心乎正言集頌得書旦  
持入省布使殺人豈相見甫施席卷出書不六怒乎  
辨務時至真踞評語確色不為動徐起曰適前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星然改容  
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永州藤州移郴州稍  
復宣德郎正案在抗告泰京有動提東宮迹抗守蔡  
蕤執近京師先奉舊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敕  
併逮羅拜李孝稱逼使證其攻璉曰正案聞京將不  
利社稷傳於道路羅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  
恩而信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璉固論之於諫  
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  
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  
具正案猶以所告失實亂海上羅亦安置通州璉嘗  
著尊堯集謂絕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  
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探明証實以正君臣之義張  
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璉之徒台州宰相  
編令所過州出兵田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從告且命  
其人石城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璉為以死璉揣  
其意意六等三今日之事豈被制首邪賊失措始告



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權曰然則何用許及君知  
尊堯所以立名也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堯事  
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行幾何  
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手憾慚揖使退所以君爲  
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憾爲怯而罷之在公五  
年乃得自便堯復承事而帝批進自以爲所擬不當  
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下居江州復有  
書之者至石許輒出以旋令居南康堯至又移焚瘞  
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惡最所忌恨  
故得禍最酷石使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

堯謙和不與物競閑居於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  
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  
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  
甚有護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言臣之大分合於易  
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疏通經術而其  
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此面而問焉其言經行  
理甚矣堯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兩字德翁眉山人父孜字導聖以學問氣  
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  
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蘆州當時無大任



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遂經術文力雄傑中道一  
第調旄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在公廩突三吏名焉  
毋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事立縣碑  
更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六流漕運不絕善苦各盜  
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  
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  
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  
至擢右正言特徽宗初政納用諫論伯雨首擊幸博  
曰停火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乘先帝變故爲  
卒輒逞異意睨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

行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  
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熟停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  
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什遣以此觀之不獨子孟  
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  
也章八上貶博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下傳建  
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改以中  
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  
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  
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此致



播遷之禍是年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  
先與郭李用武臣伯兩謂李林甫致禱山之亂者此  
也入論鍾傳三瞻生淫部邊事失與國心皇宗其地  
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是補之歐陽棻劉唐之等  
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隱議以  
全定策之敷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言大臣觀  
以禳之伯兩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  
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  
青赤祥乙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  
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乘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此

日內降寢多或思矯傳制命漢之馮都曹蔚唐之墨  
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觀除御史中丞何兼史官伯兩  
謂史院宰相監脩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遂嫌  
疑已而覲除翰林伯兩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  
中丞上今覲為之是諫官論事非持朝廷不行適足  
以為人遷官爾伯兩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  
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直伯兩  
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  
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  
與陳瑾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兩徒



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達其仲子申先赴  
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  
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爾天豈  
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宣和初立年七十二長子象先登世科又  
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為黨人子不奏名調秦  
州戶曹掾聞父謫立求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  
弛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市衣特起至  
中書舍人紹興初宗詔贖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  
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舉章惇蔡卞邪怨黃履明著詆

宣仁事以告天下 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 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  
祐之初政而司馬 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  
曲折極人所難言 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毋與俱勉  
以盡忠報國無分 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  
伯雨抗迹踈遠立 朝寡援而力發章惇卞日布蔡京蔡  
卞群姦之罪無少 良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五

宋史二百四十六

用者... 陳師錫

彭汝礪

呂陶

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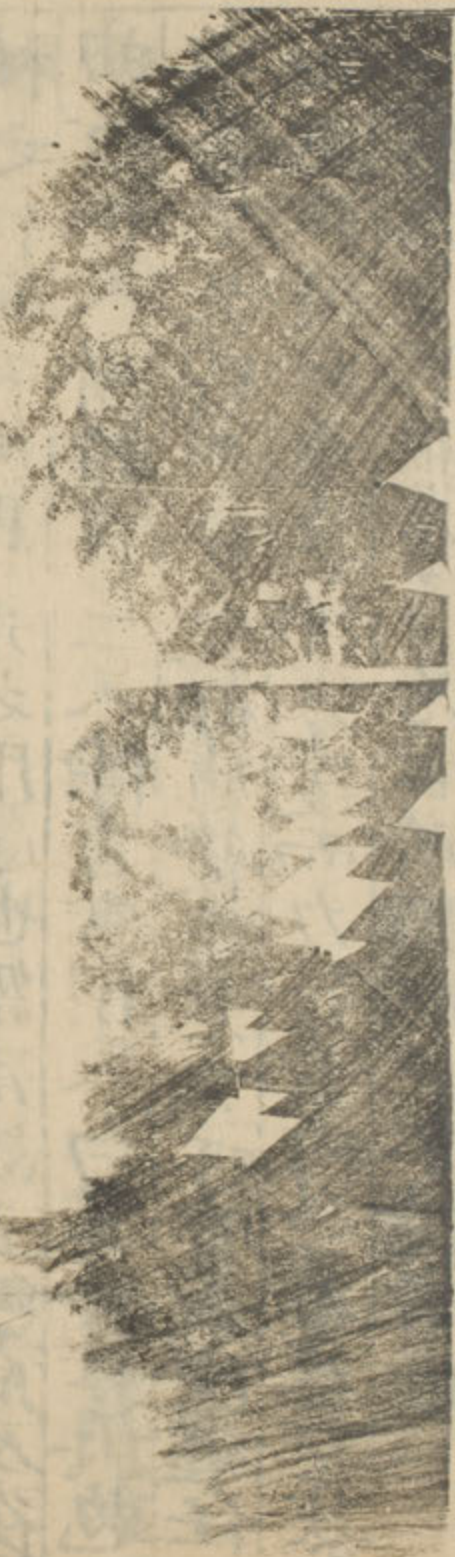
常安民

陳文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

安石字說招謂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捐豈泰學邪

漢南勅之能行仁政而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

序既而第進士知安立縣轉運使吳君厚以聚欽進





之厚怒將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為監察御史普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憲周輔之子經畫江右舊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莫敢乞速定差額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感福之祠禁中火葺出西方次升請脩德米書以再天變城庭鞠厥懲獄次升言事關甲官宜付外

參治今屬於闍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實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樞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鄙君中儉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常少卿林顏致已意嘗以美官次



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卿士而爲宰相傳風  
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  
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  
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  
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  
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  
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  
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  
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  
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

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旣知之何以耳目  
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  
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  
兒於上而高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  
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  
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  
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  
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  
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  
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脩撰除名徙建



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卡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  
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  
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  
肇王覲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  
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雋聲神宗  
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  
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  
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  
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

安縣西監察御史上言宋興立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  
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  
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  
呂夷簡張耒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  
初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  
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  
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  
幸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  
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  
也刑名末也教之以仁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



進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說說出知  
庶遠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請為其學術淵源行已潔  
素議論剛正器識精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  
於當世乃為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  
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  
而歲有定額今請托者溢數而寒峻有不足之患請  
為之限約歲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謀  
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問  
如初而効存其將縣人歎服遷密院猶以事不先白  
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

元豐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  
皇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序  
經其已藏禍心至於追與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傳  
猶據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據宸略以  
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第下同  
惡逆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  
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  
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  
內行汙惡指紬不茹豈可濫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  
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  
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  
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  
至於今書遺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  
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官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  
不察也詔京怒閉圖書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  
歷代延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  
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  
代無逸爲監戒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  
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必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

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  
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  
官置彬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  
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  
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  
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  
旣而惡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旣  
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  
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



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榷利  
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  
俞充諡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  
房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  
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  
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  
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  
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  
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  
更著婚法元豐初以縮閣攸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陞

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  
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蓋代還提點  
京西刑獄元祐二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  
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  
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踰年遷中書舍  
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賦回河事尤  
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  
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  
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  
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實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



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人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功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湏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人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法也屬又何罪遂自劾請

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員外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



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  
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  
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  
天隱旣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  
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  
卷第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  
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  
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體

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  
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  
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  
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  
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  
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圍練  
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  
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  
使者䟽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陸之青溪與衢接



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  
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  
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  
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  
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  
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  
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  
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  
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二人冒隱幼弟田第壯

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  
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  
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方爲他人  
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  
弟又拜聽舍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  
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  
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  
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言  
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  
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陛



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及而思之乎及奏  
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  
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  
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開望在  
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  
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  
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  
發王中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盩  
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推茶西州騷動陶言川

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旣皆通商兩川獨蒙  
禁推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  
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  
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  
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徃弟之陶曰吾欲假外  
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  
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  
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  
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



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  
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  
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  
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  
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  
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  
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  
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  
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  
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

當徇至令不可復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  
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惡去欲加軾罪何  
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  
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齊民事不合傅堯俞  
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是陶定議繼出爲梓  
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  
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  
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  
不足爲令遷中書告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  
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



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故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為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潭州入為樞密院編脩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

郎擢方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廷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玘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救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為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為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



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  
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  
特旨之重於法者剛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  
反叛棄鄯守湟旣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  
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橐是時  
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  
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  
衆惟夫邪正殊不差別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  
未嘗別其無罪也今爲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  
因據其所論不當置命徒爲節俄出爲京東轉運

判官任伯兩言庭堅立有本本不應罷言職庭堅  
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兩復爭之乞以庭  
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  
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  
相好及京還朝引以爲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  
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  
事編管號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  
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  
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



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  
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  
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  
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  
計廣爲身謀或遽其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  
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  
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  
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  
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决若小不  
察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

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  
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  
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  
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  
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  
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  
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  
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  
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  
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



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  
典刑哉卡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悖所爲皆卡發之  
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  
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  
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  
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實明  
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狂獄夕夕斥善士天下寃  
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証其實只以正姦臣之罪  
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  
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冊再廢戶者論

夫自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徙步  
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遂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  
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  
大夫官其後二人第六壯少有重名者亦自立從元  
官河陽會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夫遂之出從容  
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西龔之語夫爲御史大壯勸  
使早去夫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雅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諡慈  
壽君諤少獎特不群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諤  
哲宗立進爲國子直講而虞蕃微免元祐初起爲



六常傳士遷延哲宗卜后太史感陰陽禍忌之說謂  
上殿云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  
斷自皇慮出為利梓路轉運判官各拜禮部員外郎  
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謬言漢唐明黨之禍其蓋不  
遠蹇亨辰編類章疏謬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  
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掌侍對論星文變咎願贖  
省有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之人  
三六立之於世願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  
二人卓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兩  
刑獄徽宗立復為有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

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詳  
定謬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  
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謬與彭汝礪以氣節相  
尚汝礪亡謬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  
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  
推官元祐中為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迁中書舍人  
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  
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  
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



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  
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  
土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  
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  
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  
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  
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  
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  
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贏羨散青苗以  
抑兼弁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

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  
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  
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  
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  
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  
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  
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  
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



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  
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  
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  
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  
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  
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  
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  
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  
之際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  
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興則黨復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宜端好惡以示人  
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  
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  
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鷗畜之公  
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  
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  
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  
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  
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  
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公象求豐稷張來黃庭  
堅龍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  
嫌疑而已令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  
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  
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  
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  
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  
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  
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誣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  
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  
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  
誼不二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  
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  
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  
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大學有俊名熙寧  
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  
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  
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



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  
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  
孰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  
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  
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  
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  
謂匿然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當  
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  
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  
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

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  
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  
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  
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  
民自輸先它邑以辨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  
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魯道百祿蘇  
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權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  
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  
安石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  
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



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  
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  
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  
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不得安枕而  
卧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實武協  
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  
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  
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宸移淪沒凡此皆皆前世  
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瓠揀拔士如轉巨石雖有  
可恃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隅

莫之敢攫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  
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八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  
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愆愆已積一發其害必大  
可不謂人衆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說歷太常博士  
轉爲丞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  
不行改爲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蒲封府  
權官紹聖初召對爲咨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  
知耻頭空下冀進廉潔有守之士以爲風俗元祐進  
言者以爲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倫論顯公  
聽立觀擇其中而歸於善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顯國



植黨之弊主柄而抑其權及後曲折言之不置得  
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亦何以言語自  
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示之  
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停益怒中官裴彥巨達慈雲  
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疆毀人君室訴於朝詔解  
宦劫治安天官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  
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  
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其厚主之甚力止罰金安  
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誦非巧足以移奪人  
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

朝士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  
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  
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  
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  
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  
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乞  
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  
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  
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  
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



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  
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  
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  
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  
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  
辨之何益董敦逸妄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  
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  
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  
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  
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

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州欽蔡京用事  
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辛年七十適人四年  
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介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  
元祐諸臣師勸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  
其言不行亦嘗時而徒言驗於其後汝礪辨蔡壅  
以直報怨阻言權豪爲西南害殺然弱藩亭之鋒庭  
堅論紹興未足盡其意世非之士患上不知  
乃爲可用者二下者一人號稱鯁直得益尤多軒切  
陳言苗鼎嘗願以請平焉若如擊林帝良論淳京下



章氏死為梅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鈞斬  
袪之隙而終不能移蓋邪先入之言夫事遂章停蔡  
京蔡下子亦正少世四海臣民之憤然京亦既仆  
即起已云後來正少正危不悟也庸暗之至可與言  
哉豈民人虎多少之喻端端為懼不足以勝小人不  
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  
之則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列傳卷第一百五

列傳卷第一百六

宋史三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興國重事前中書省相監修國史領繕事都總裁  
勅修

孫馨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弟渙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成鼎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贇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贇年十五  
遊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



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朴薦其材  
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  
傳有異法奔湊其門罄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績鎮長  
安辟入府績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  
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  
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罄微時與蔡  
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  
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  
助我罄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  
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罄何爲者

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監

戶部郎中厥官用度無藝罄與尚書魯昌等廣侍知許

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其

疏論之嘗國者不樂孝廉義由是罷徙數次開封府丞

崇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侍制知曹州論廷

姑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出邑之二爲章蔡之

謚指切蔡京篡以聞京怒使言者譴以爲謫是爲

慶言起知軍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

青光祿大夫諡曰忠靖謚爲於行善其妻蔡氏時蔡

謫居惠州謫意甚局旋二子妻是補之謫居惠州



三書... 一... 所願... 入焉之...  
... 進... 得... 究... 中...  
... 鄭... 使... 州... 五... 文...  
... 會... 二... 之... 以... 則...  
... 五... 卒... 則... 五... 夫... 民... 可... 役... 者... 饒... 二... 百... 三... 十... 八...  
... 古... 者... 用... 帥... 則... 贏... 糧... 以... 養... 兵... 無... 事... 則... 整... 兵... 食... 誠...  
... 能... 變... 兵... 於... 卒... 則... 前... 費... 可... 免... 卒... 雍... 相... 去... 百... 六... 十... 里... 一... 旦...  
... 欲... 用... 朝... 發... 而... 夕... 至... 失... 使... 者... 從... 其... 言... 陸... 師... 聞... 辨... 奏... 蜀... 茶...  
... 馬... 辟... 為... 屬... 草... 案... 欲... 以... 御... 史... 薦... 力... 辭... 之... 微... 宗... 求... 言... 遠... 臣...  
... 上... 章... 封... 識... 多... 不... 能... 如... 式... 有... 司... 卷... 師... 之... 時... 建... 言... 心... 得... 達...

為時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  
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  
時即大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忍為工  
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掌大觀興算學議以黃  
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  
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  
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為當出知耀州  
又降通判昂州未起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  
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為大晟  
興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諫監衛州酒館



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  
血未乾論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年為  
虞儒時去以微猷閣侍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  
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為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  
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  
屬毫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五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  
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  
及古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雖甚用事清臣薦為祕  
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路民死多

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裕為  
一變入為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  
路刑獄坐元符世累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  
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  
山陵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  
昭玘嘗傾樞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  
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  
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  
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  
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



舊聞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  
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它吉使  
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口感公生存  
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  
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  
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錢鄒浩  
免徽宗初為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官吏有不順語下  
之府師禮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  
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

里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  
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為正小春秋學它學官有  
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  
鼓坐堂上衆贊之師禮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  
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  
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  
篤學屬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月倩旁寺僧造飯  
一鉢以充飢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  
甫蒲宗孟皆以道說薦于朝元祐初召為太學正遷



傳士十年無它除後為穎川吳王官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  
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  
澠池二縣為鴻臚丞知真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  
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  
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  
諸掌矣後之入為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  
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讀員漢之其客也引為參詳  
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白  
作八矩規塘灤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脩保塞

五州為隄道備種所宜水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  
之利也今寔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  
輸言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  
一契州蠲之為朝正差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為蘇  
潭社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  
都又不至連徙五州人為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  
其王不恤民政而措見荒淫一可改而待也徽宗悅  
以知定州又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  
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第益之  
漢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



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穎  
上縣之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封黃本秘書通判衛州  
入編脩兩朝睿備信錄徽宗立以言求言渙之用  
大臣又爲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  
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  
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導君以論議  
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齊而邪執志士仁人知言之  
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谷  
俞公欲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  
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

天意得矣帝欣然遂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  
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  
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二  
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申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  
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  
庭堅遊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  
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半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  
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管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請闕  
言者復拾故語以沮之罷爲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  
三州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



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  
之以疾提舉明道官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  
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  
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  
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  
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  
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  
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  
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

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  
司農丞還報合旨擢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爲  
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  
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  
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  
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  
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飢初稔累  
給併償是使民過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  
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  
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



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飢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于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温上官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廩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廩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於朶魯包取兩不耕地下監廩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一轉運使又附益之廩曰民腹剝至骨斟酌不

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盍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廩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思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廩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泰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疇將受其敝請權熙泰茶勿改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還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素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飢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

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止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



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  
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  
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為薪  
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  
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  
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不  
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  
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緜州提點秦鳳刑  
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秘書少  
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

中罷職付東銓以為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  
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  
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  
之困言多剴峭徒事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  
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  
集賢殿脩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為文自號浮休  
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妹名茶古畫以  
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  
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神



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此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主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又之入為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謗詩陶曰確以第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

居風憲地目觀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亂綱何願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辨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論曰王氏章蔡之嘗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贇正言蔡京不肯為之助吳時却董貫許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登章等之意游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為言客黃廉附於小節獄有魏贇等多



吳易曰介子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壽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

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脩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

奏請蠲之文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

急則歛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敦三部判官

簿正其數即有所感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

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定書

唐開元纂

禮書以國恤章為緣凶事謂而去之故

不幸遇事則提榷墜殘茫無所措今宜為厚慶集

以貽焉世後之出知鄭州奏罷京武監弛放地四千

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

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於他使歸復命言

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

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

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

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負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

用之及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疏與之辨或曰宰

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為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

侍備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為朝廷法耳以狀

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



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  
宗曰卿為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  
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部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  
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繁  
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  
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穎州卒  
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  
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  
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

脩奏復第一賜進士為直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為  
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  
校諸直講所出題又所考必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  
元祐初召為太常博士進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  
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禮為五禮書又請改正祀  
典凡十議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醜謝術家厭勝之  
法一切去去俾大小群祀盡合聖人之經為後世法  
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  
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獨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  
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



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而諸縣教官凡學者教其  
志業不由教官為不得與以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  
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  
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以諭年以疾改天章閣待  
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起特官  
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之廷炎中為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享高郵人第進士登書秦州判官哲宗立  
為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  
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  
士豪傑後儒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

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  
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於耳  
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  
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  
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  
燾貴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為附燾出知濟州踰  
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為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  
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温伯為臺臣所攻升與  
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  
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權中書食



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  
擢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  
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  
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并在元祐初嘗言王  
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  
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  
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  
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蘭封府推官元祐初  
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  
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  
爲况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  
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  
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  
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  
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  
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  
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騫請  
求者得之爲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  
下則是瘞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



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  
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等舜民爭之川與呂陶  
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  
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還爲侍御史樞密都  
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  
守潁徙蒲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  
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  
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  
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爲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

良田數百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泰寧軍節  
度掌書記程休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遣詔克州効  
狀鄂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  
闔門證其死衍採摭出奏彙示之曰吾所保介矣君  
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萊蕪縣大邑薦試館職生與石介善不爲從知家  
陽燾轉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立縣以爲縣令  
五年召爲秘書丞大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梁州通判  
侍從無學者鼎臣請于朝建廟學遷爲三館學士  
說立學辨其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鼎臣嘗言三石



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權起君舍人司知書  
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蓄大甚非言臣等  
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  
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  
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比  
共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瞻三代  
淑妃賜諡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宜  
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  
先付中書審畫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  
監判登聞檢院詳

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罪臣體量安撫  
趙振貸金活其眾為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  
中遼犯滄青臣祖母兄弟皆見畧義不忍性  
許之仍詔後子孫並免行為俄拜戶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  
郎中論宗室宜嚴試補外官請減濫官冗兵  
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等暴虐言馬皆  
同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典國事上  
既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  
論諸國臣在僉葬袁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  
彰先帝恭儉臣在言路景歲闕畧細故至大  
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屢游



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不嘗與人共事  
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不  
常事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銜太常寺選  
人得官待班謝辭卒皆留滯罪臣奏易禮部謝辭其  
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罪臣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三空石  
侍講欲賜主事下禮官罪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  
外知兗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勸賞罪臣取稅產額  
及章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罪臣獨按籍差次爲十  
等一區所增充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

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此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  
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  
殍滿野罪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  
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  
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閔中福州候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  
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  
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  
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  
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



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  
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負御史陳襄  
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  
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  
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擗誦岐嘉二王咸敬禮  
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  
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旣而連年水溢  
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  
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間寒暑雖童  
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

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  
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  
荆王請爲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  
薨爲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爲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  
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  
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敕教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  
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  
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  
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



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  
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敬言  
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  
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  
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  
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  
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適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  
冊劉氏爲太后旦面質爲不可適劾旦陰佐元祐之  
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 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

中新建中省命爲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  
都隨駭拂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  
先帝之語嫌爲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都隨復入侍乃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題論以正謀誅後蜀數有  
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極旦政和  
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宜備兵嘗叛嘗非  
其土俗願勿爲事遂言蜀用鐵錢以其難於轉移故  
權以楮券而有日此其贏去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  
曰朕爲知須與之萬虛券而別給楮券與本券可乎



嘗曰陛下幸加重之使民不致重費以救法也古語  
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封公留無知除  
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用西南夷  
守諸善府曰善言雲南大理國來入朝善曰引善  
詔爲蜀忠臣拒取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取言使誘保  
二州內府曰上章勅才叔爲女改引款因諸善之狀  
相不悅代以龐泰孫而徙巨永與泰孫俄罪去加  
述古殿直學士禧知成都時郵丞尋陽延俊納土拒  
密院用以誅旦旦曰吾以爲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  
自若邪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

立朝無所附徇第爲中丞時蔡王以方以疑就第  
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  
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  
謁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  
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  
夕謀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  
剽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  
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剽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  
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



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山路險絕期迫執中  
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  
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  
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  
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  
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  
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  
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  
封其親無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  
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

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內之已自  
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冷民之意也遷中書  
舍人邢恕遇赦願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故唱勸播  
令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  
官均據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書文兩侍郎知鄭州  
執中寬量有仁心憂兵則欲雪活以日無明生憂神  
人界以駟都尉詰且為客言之少焉後復而逝年六  
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始有在法中者其後亦  
後醇然儒者宜居而末葉最巨焉執中始為一不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始有在法中者其後亦



守豈易得哉章句復出後八州為國發聲遂升以  
蘇軾比王安石為入弄川然其言不可行帝  
且以蔡王見疑因而解之然瑕不掩瑜其言蓋亦有  
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著其斯之前歟

列傳卷第一百六

列傳卷第一百七

宋史三百四十八

明府儀同司柱國錄事監事前行書省左丞相兼中書令

如修

傅楫

沈疇蕭服

徐勣

張文明

黃葆光

石公弼張見

毛注

洪彦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道

得指之元通與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憲官原表

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德應女

循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



朝廷欲用言士盡少皆曰任官所樂君中言免外臺  
言言且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多受擇三以言也所當得  
也遂去不顧道除文學博士者四年未嘗一辭大臣  
門既滿徑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部言曾言章第  
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徽宗以端三既資善  
堂上學擇師傳為說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端善中  
人位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  
最慎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贖行免官徽宗  
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  
居郎拜中書舍人持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及引恩

比翼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  
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為在守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  
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  
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傳楫嘗道此  
楫在朝歲餘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  
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  
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  
匹

沈疇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  
為尚書議禮局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疇至臺欲有



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甄上十事言花石  
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思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  
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剋富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  
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十當千此權時之  
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  
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  
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  
重物重則民愈困比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  
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  
方私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曰廷尊民犯法也進殿中侍

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騷  
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  
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  
蘇州錢獄欲陷章絃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  
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  
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  
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  
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  
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闢京大  
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



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潸泣訴  
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  
本訪古跡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  
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  
氏女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  
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  
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徒知康州未  
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爲將作少監以  
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

巧言而聖讒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  
察御史奉詔作崇寧脩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  
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  
人俄偕沈疇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  
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旣  
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  
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  
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  
有罪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



使者怒欲并劾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達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嵩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嵩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勣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人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叅軍哲宗見其文論獎之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脩

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勣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員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石川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



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  
典帝然之命勅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  
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  
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勳勳曰聖意得非  
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  
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  
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  
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勳與何執中偕事  
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勳不少  
降節謂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

曰勳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柰何輕欲奪之俄而遭  
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勳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  
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  
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六觀三年知  
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  
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  
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  
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  
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勳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  
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勳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



易之哉京慙不能對勩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  
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勩  
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  
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  
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  
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  
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貞江陰宜黃  
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  
更數醫不效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

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鬻奉寧  
裝代償之華陰修獄廟費鉅財嘗令以爲汝明汝明  
嚴莫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  
廟非典祀妖王憲以惑表者則毀而懲其人帶出監  
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  
名召實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而值不取者  
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錄微悉覓之  
曰考汝盡心監復有此持改宣義如鑿監察御史案  
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搖以奉京  
爲首帝怒其命直京類學之徒司明員外知禮之屬其



復用力排之出廷尉監心軍地界登文以冀其來長  
明名觸其諱遂以數畧於朝守撫使問故舉欲奪  
於吏汝明曰遂辭數若吾不為也至者監壽州麻步  
場遇故舊善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  
多不親行汝明使四兩只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詞  
實雖雨雪不備以故吏不得通跡謝而挽均於一路  
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白天子命  
我以十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寸賞手卒於  
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  
粥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踏夢父授

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  
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啻襲前人語有曰勿索  
書張子危言大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庶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  
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齊州司理參軍為  
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位  
職即言三省吏很多如遷補升轉奉入皆冗勞之類非  
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一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  
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  
御筆云當留且官豫大之時為衰亂戒頌之計從葆光



符寶郎省吏贖錢入寶錄官作千道齊報上恩帝思  
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  
况選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太驟言良嗣凶  
惡忿驚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遁死妄作平夷等  
書萬一露泄為害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  
為之官厚其祿賜賞諸畿甸之外只言君尊如天臣  
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  
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取  
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  
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無為名

葆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  
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  
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  
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葆光  
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  
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  
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  
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  
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  
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



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疆悍自尊不肯  
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  
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  
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  
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  
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  
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  
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  
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  
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

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乃  
作神霄萬壽宮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  
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弁秀州蔡密岳州傅惟蕭祁門  
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像及決  
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  
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稱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  
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  
曰人傷官馬柰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  
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絕檻害人可無



殺乎今但當懲圍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旣而使者來慮因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拊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鞠之乃甲摔丙髮指脫癍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阿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

辜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言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剛定敕令官寺監丞簿比多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技以太半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



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冒  
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  
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者亦令有司審  
奏遷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  
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  
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寢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  
居即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賜  
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  
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  
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佑其直許朝士分售皆

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  
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  
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交結但削其  
官猶爲大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坐貶京西轉運  
使張徽言歆因方田籍增立汝棗鄧三州稅公弼以  
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  
掎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  
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矣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  
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婦六十員縣  
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



轉運司仕塗爲清京副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達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斃民根本因之飢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群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

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穴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爲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



愚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  
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  
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為  
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擢其知  
貢舉事帝以為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  
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  
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為御  
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  
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

即以為主各員外即俄擢中侍御史蔡京免相  
留京師注跡其擅持威福勅中外以葉夢得為腹  
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  
孟翊妖姦之書與道人張懷素等處引凶朋林攄置  
政府用所親宋喬年為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  
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其  
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  
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優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  
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  
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防禁陛下頒



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甚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出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處以桑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徭傳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幽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郡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

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遺學以士失職為辭今學校養士盖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輿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未訖不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濟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在諫議大夫注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云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以第調常熟尉奉母之



官既至則尉敬中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  
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郴州判官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材擢提  
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  
可御史及陞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為監察御  
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  
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願  
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春顏  
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  
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

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  
慄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為黃石之  
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為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報  
以為比他如鄧洵仁蔡鞏劉拯李孝稱許光贊許叢  
盛章李諲任熙明之流皆條撫其過一不為回隱右  
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  
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抨郭天信以談命進用  
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教先是  
詔諸道監司具法公案倫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  
彥昇言吏狃於勢陵陷衡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為



姦者衆有因追科而致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  
故提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  
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  
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為顧避封駁  
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  
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太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炎熾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  
力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  
弼注明知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損先見疇服不阿  
汝明不欺彥昇孤立其賢乎唯勸官印善學人望攸

屬而不使躋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  
以嗤於郭亡也

鍾傅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  
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柳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  
還其官得入對為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  
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  
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  
事夏入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傅合擊  
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祕閣校



理章繁帥渭命傳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  
夏人悉力來拒傳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  
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  
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  
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從  
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洩井虬羅和市  
士旣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  
將罷傳會午為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  
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引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  
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

武為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為王上其東由清遠距羅  
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簡師  
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規  
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  
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  
適遇雨失道為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  
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為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  
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後布衣致通顯所行事  
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  
進士起家為廣州錄事參軍揚元寇暴山谷間捕繫  
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為盜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  
卽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  
知新會縣實守章案重其材案帥涇原辟入府崇寧  
初為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  
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羗有功加集賢殿脩撰築石  
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為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窘  
粟其間以十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  
塌亟發鉄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

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閣  
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  
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  
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  
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  
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  
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  
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  
事言今旣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  
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與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七十一  
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  
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  
秦二州太原府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  
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即督捕之節  
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  
勿移戍降爲待制知未與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  
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  
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委以區畫遂建  
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  
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  
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  
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  
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  
不報渠陽旣棄蠻復大入抄略覆官軍荆王爲大擾  
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  
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  
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  
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  
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



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鎮匯柘湖下金山  
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  
部右司郎中以秘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  
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  
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  
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  
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  
以論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  
禁卒餽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

三州歷使諸路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  
西兵未可戡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  
海州拜秘書少監再爲福州知直龍圖閣知桂州蔡  
京聞遣祖道欲乘時徽富貴誘王江苗揚晟免等使  
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恭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  
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  
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  
城邑制百壘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  
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幾待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  
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



今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九州中  
古州地為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羅摩知地  
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開那州羅更後皆  
內附請於睿母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口  
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冊  
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州  
格州為從州南冊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  
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  
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  
十峒皆已圖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

未得者才十之一耳於是征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  
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  
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  
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  
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  
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  
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  
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天下輿圖之半祖  
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  
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各州縣不



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適程鄰皆以拓地受  
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  
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  
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  
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  
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  
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  
部尚書授莊集賢殿脩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  
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

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  
丹國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  
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  
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  
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智進莊兼監南  
寧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  
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欵通之因請復元祐所  
棄渠陽軍渠陽旣城迺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南則  
遷者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  
土五里墩莊忌之且欲變之多屬廣西爲已功因誘



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攝梁梁陽蠻酋等惟欲請  
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  
酋王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方言  
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  
城果為蠻所拚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  
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  
納款得地當時兩臣攬為緩撫四夷之功奏資行賞  
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亟追貶祖道莊  
竇討州團練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  
南府徙江寧復進微猷閣直學士歷知滑臺襄州鎮

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權  
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通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判官公事為梓州路  
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通措置以建立純州  
縣若勞加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  
為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岩  
高公老道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王酒器飲卜漏  
等鬪心豔之會瀘帥曹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  
致其酋斗箇勞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  
燈襲破岩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遣行部昌



州之信道趣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  
宗家曾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請罷  
始免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變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  
城通并勅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唐通節  
制通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  
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通為瀘南招討使通與別將  
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我州近而固  
遣王育先破之村固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谷食士  
卒既抵晏州覺思運各以兵會通據輪縛大圍其山  
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自悉赴之乃壘石為

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院阱小巨枿布渠谷夾以官  
備敵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通軍不能進聞後巡檢  
神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賦之無  
守各通款冀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  
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  
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孫通遣  
士丁捕之伐去密緣崩石坑巖葛而上得孫數十  
頭秉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柵皆暮夜復遣士丁負  
繩梯登崖顛進繩引下人人銜枚挈孫縋而上  
地鷄鳴友直祐恭與其家悉登揮刀斧奔入及賊



初出天然炬標熱狂跳賊盧舍皆茅竹孫策其上火  
輒發賊號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遁  
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廝賊擾亂不復  
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奚圍  
走至輪多岡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  
千里通為建城若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  
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為安撫  
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通龍圖閣  
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通以疾請祠不許既  
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通與童貫有隙力請

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  
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  
書郎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眾為賊攻敗城邑  
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為  
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  
許之適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通通曰帥臣  
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  
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  
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乃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  
東詔以問通通復具疏極論其害泊通徙熙州黼等



卒納才又慮適過關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  
蕃聞適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  
耨牛價為頓高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  
等適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  
之以人奪天雖屬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  
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應寧府金  
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求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  
罔朝廷以軍功求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款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  
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  
功不亦值乎諸蠻

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况無敢聞音聞京迺使  
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貨棄諸不毛而  
文飾姦慝鋪張表節徽宗亦儼然受其欺好大蹟武  
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地之竭矣不云自  
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數之耗也貪外辦羅禍無亦  
所從來也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